

# 太行是先生的书房

□郭艾荣

庚子晚秋，一贯深沉的太行山悬浮着明艳的红黄色彩，这是自然无言的邀请，任谁都难以把持，非得与这鲜明亮丽来个亲密接触，才算了一秋的心事。又遇见唐兴顺先生矗立在太行之巅，操雄浑厚重的山音对山下文人振臂一呼：“太行真是好秋色啊！欢迎你们。”

唐兴顺先生现任安阳市作家协会主席，是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得主，2012年~2014年连续三次获中国散文年会一等奖。其著作《大道在水》《心地集》《云中牧》《山中人语声》影响深远，长篇小说《陌上花》被中国作家协会《长篇小说》全文转载并荣获河南省第六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写杂文，作品经常登载于《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一线主流媒体先锋评论专栏，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所开办的著名杂专栏“新语丝”曾连续刊登其3篇评论；后来写散文，一度成为《十月》《美文》《散文》等纯文学刊物的主要作者。贾平凹、李敬泽、卞毓方、王守仁、顾建平等都曾专门撰文于《文艺报》《人民日报》等报刊，给予其高度评价。

唐先生的文学成就让无数文学赤子顶礼膜拜，我便是其中之一。蒙唐先生不弃，对我的散文写作有着特别用心的指导。在唐先生和我的散文通信中，他有一段经典论述：散文是心灵的产物，是从心地上生长出来的鲜活之物。内容上无论是抒发感情、表达思想，记人记事，都应遵循这一规律。客观世界里的万物从我们心地上往来经过了很多遍，有的溜走了，少数的与心灵相碰撞，闪出火花，即使到了这个阶段，有的也还不能留下来，电光一闪，即散失而远，难以捕捉。只有再进入下一个阶段，闪光之后，继续辐射、扩大，其中的根苗在心床上生出根来，等后来，发芽、抽枝，成为一棵棵树，要多好多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抓住它，用适合于表达它的文学语言把它变成文字，成为文学作品。

唐先生这段文字对我影响很大，奉为圣典。我素喜书法，春秋摹圣教，偶有习作，发于先生，说好，便生了把唐先生的这段文字写成行书的想法，先生依然说好，连说三遍。

净手焚香，虔诚书就，打算近日奉送唐先生，恰有咏梅馆长要带摄影团队去拍摄唐先生的纪录片，我作为先生的学生受邀，正好可以完成这个心愿。咏梅是个急性子，等不及卞下文人排列整齐，便带着摄影团队一路向西，直赴太行。

咏梅馆长有言在先，本次拍摄以外景为主，用唐先生的话说，就是要到文学现场。

李敬泽先生有感于唐先生的文学创作扎根太行的深沉情愫，曾有过“太行是先生的院子”的评语。从这个意义上延伸出去，也可以说太行是先生的书房。跟唐先生相熟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创作过程素来是这样的，文学的灵光闪现之后，他会从尘世中抽出身来，独自来到太行山中。这时候，山都是他的，水都是他的，或坐在红旗渠岸，或随意坐一块山石，远处或近处，常有知名不知名的山树撑起伞形，他的文学思绪便如伞一样，或打开或聚合，在这个打开聚合、聚合又打开的过程中，继续辐射、扩大，其中的根苗在心床上生出根来，等后来，发芽、抽枝，成为一棵棵树，创作过程的一大半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动笔的过程，只是把这棵棵树的样子描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太行称作先生的书房确实不为过。

约好拍摄的当天，唐先生和他的夫人就在他的太行书房门口——桃源渡口等着我

们。号称张家小院院长的张国声先生陪同唐先生一起迎接我们，宾主相见，击掌言欢。

唐先生告诉我们，当天会沿着跟他文学作品有关人物和场景的线路上山，中午到山顶，《云中牧》中的人物原型路四儿子家。

唐先生手中拎了一根拐杖，看上去并不精致，像是在山中随意折了一根树枝，稍做修剪打磨就成拐杖了。我私下里想，唐先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是曾经领略过中国文坛高原风景的人，特别是在散文界有大的影响。他并没有拄一根光鲜华贵的文明拐杖，恰恰钟情于这浑朴原始的树枝拐杖，大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生心系太行山水木水山石的隐秘情愫吧。

拐杖拿在唐先生手中，他也并不拄，一路说笑着，如履平地般健步带我们上山。唐先生介绍，我们走的路线是太行山间小道，不是给游客铺设的旅游线路，这样的路不好走，有时需手脚并用才能向上走，但能更直接地体味太行山的原汁原味。

确实不好走。没走多远，除摄影组的年轻人，咏梅、娜娜都已汗流如雨，拧开矿泉水的盖子，也顾不上什么文雅不文雅，一通猛灌补充水分。我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上山半小时，汗水大约也能接半矿泉水瓶了。

唐先生笑着对我们，优哉游哉地，散步一样，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他又并不只盯着眼前的路，忽而远眺指点江山，忽而近抚一朵小花。先生的眼睛不算大，却蕴含着无限的智慧，你猜不透他的能量有多大，远眺太行，坚则可以穿透万年山石，近扶小花，柔则可以让山菊含羞。

有先生在，太行处处都是文学现场。一片带有玄幻纹理的山石，他指点给我们，说：“这石头千年万年躺在这里，我也到过这里无数次了，从没有发现它的存在，你们到来时，它就横在我的眼前，提示着它的存在，这莫非是一个特别的历史性时刻，它要来做一次见证吗？”身上的像树、像船、像飞天，什么都像也什么也都不是的纹理，到底都是记录了什么样的异象呢？

跟着先生前行，像听一位得道高人布道，每字每句暗藏玄机，我们的谈话也跟着深刻起来。在一处黄叶红叶争奇斗艳的山腰，咏梅发出天问：“你说这花草树木生长开落，一年一年也无人知，无人晓，这有意义吗？”

天不言，我按我的理解，借用亚明写我的文章中引用的古诗作答——草木有本心。是啊，花草树木生长开落，这是它自然的生命状态，不是刻意表演给谁看的，所谓我站成一棵花树等你的痴话，只是人的自作多情罢了。咏梅说：“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它们之间有没有呼应呢？花开花落，草长莺飞，各种物种之间没有语言，是如何对话的呢？”

这个问题，唐先生说得权威，事物有多少复杂隐秘的连接我们不得而知，但它们一定在用特殊的方式进行交流互动、和谐共生，这才是生生不息的自然，才有不竭的生命力。这个道理，易经早有提示。

一行人前前后后地走，时有妙趣发生，一个皂角掉在摄制组小姑娘的头发上，唐先生笑说，这不是太行无所有，聊赠一皂角吗？

一路向高处走，红土岭上，三面山势围成一个弓形，低处的一条白色山溪，像太行山人手握劲弓射出去的箭，清明爽利。先生很得意于这样的意象，在一篇文章中用此妙喻时，曾得到大评论家的高度赞誉。其实评论家赞誉与否，并不重要，先生如此理解太行，描绘太行，其胸中生发的能量，可以压倒一切外界的桂冠了。

山势已经很高了，弓弯的末端，长了两棵硕大的柳树，两人合抱。孤陋寡闻的我想，有些

生疑，柳一向是依水而生，有水才旺，这里不见明显的水流，它是如何生得如此繁茂呢？还是唐先生眼尖，或者说他太熟悉山情水貌了，果真如同熟悉他的书房，顺手一指，不远处的山缝处，脸盆大的一片亮绿，弱弱地滴出手臂一样粗细的水流，悄悄掩在碎石中，从老柳的根部两三米远的地方漫过。从上面看是两三米远，估摸着到了土石掩藏的根部，水流会被树根截留，它喝够了，才会把水放走。若不然，只得山风，不得山水，这树不会长得这样气宇轩昂。

这气宇轩昂的老柳下，平放着一块磨盘大的石头，这么说吧，常见的磨盘把四周补全了，成不太规则的方形，就是这块石头的形状了。不规则是不规则，却很平整。容得下两三个人坐，石面上光溜溜的，像是很多人坐过，磨出了包浆。这石头是天然存在吗？还是人工所为？说是人工所为，方圆上下远近处处是石头，哪里见过什么人烟？说是造物主的安排吧，惊其安排得如此妥帖？或许千百年前，这里是富足的世外桃源也未可知。沧海桑田，变幻万千啊。

唐先生显然对这块石头熟稔得很，三步两步迈上去，稳稳地站在那里，站成一座山碑。

有时候会想，生在太行，长在太行，有人心胸如高山雄浑豪迈，有的人却被山峰阻隔眼界而不知魏晋，这是为什么呢？或许是跟读过的书，走过的路有关吧。唐先生大半生与书香相伴，时而痴做书生，却又及能极跳出书生逻辑，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周旋于红尘俗流，处处自如，处处自在，实为太行高人也。

我认识一位李高人，个头确实高，接近两米。高见也多，常有惊人之语，人称李高人。这样的高，是眼见的高，实在的高，当然让人佩服。

唐先生的高，不在实处，多在虚处潜隐处，似乎没有，但处理事情又往往不动声色，滴水不漏，恰当妥帖。熟悉唐先生的人，都称他为唐长老，不修行到慈悲万物，没有胸怀大唐气韵，如何当得起“唐长老”三个字。

这红土岭上，果然是“唐长老”修行之所。你看他随意坐在一块山石上，给我们讲起他的《山中遇羊记》的场景。如果没有长期蛰伏太行默默修行的功夫，他不会与一只羊有如此无隔无碍的互动。先生就坐在这块石头上休息，啃着半个苹果。一只羊突然跳到先生眼前一块石头上，瞪眼看着他，只是看着，没有其他动作，十多分钟。先生把手中的苹果放到它眼前，羊看了看，也不吃，还是看着他。先生说：“我和羊相遇在这里，这时，它是羊，我是人，我们在这里相望了很久，似乎认识对方，似乎又不认识。我和它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沿着时光隧道向前穿越，再穿越，到了生命最初的原汤，我和它，原本在一个桶中，造物主舀了一勺向前一泼，变成了羊，向后一泼，变成了我。在生命的原汤处，我们本来是一体的，千年万年之后，我们都还保留着原来的一丝痕迹，却又不是原来的模样，便有了现在的似曾相识，却又漠然不语。”

故事讲到这里，我忽然有些恍惚，唐先生现在坐在红土岭的山石上，我在，咏梅也在，我们在这里谈笑风生，惺惺相惜，如果把这里比作生命的原汤，万千年之后，先生化成一棵松树，咏梅变成一只蝴蝶，我变成一朵小花小草，风吹过来，蝴蝶翻飞，落在花叶间，落在松子里，我们还能认出彼此的模样吗？想到这里，心中落下长长的泪水，真想三个人搂在一起，纵情一抱。

突然听到唐夫人在不远处唱着山歌引路，提醒我们该前行了。这才回到现实中来。

唐夫人跟随唐先生多次来过这里，算是轻车熟路，我们跟着唐夫人，虽没探路之惊，却时有行路之险，手脚并用向前爬着，大约半个小时光景，到达了一块平地上，一座百年历史的石土房，一个厨房，这就是路四儿子的家了。

张国声院长和娜娜早已跟正在放羊的路家儿子联系上，他们烧好了一大锅热水，下了一锅热乎乎的面，备好小菜小酒，我们一起共享呢。大家在石桌上落座，唐先生首先向路四先生安葬的方向合手一拜，道一声，老哥，我又来看你了！又把一杯满酒轻轻洒在地上。片刻之后，大家共同举杯，共贺这终生难忘的山中之行。

最初接触唐先生的《云中牧》，看这个题目，搞不清云中牧是什么意思，后来明白，是在高人云端的太行山上放羊，而这山有多高，草有多深，云有多浓，云中的羊，长得跟山下是否一样？我现在就身处这脑中想象了无数次的云端，如梦如幻。

饭间谈笑中，路家的一群黑白两色的山羊回来了。羊是自由来去的，大约是感到家中有客人到来，这批客人，又跟它主人一家，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它们也珍惜这段缘分，也赶来打个招呼吧。

人和羊朝夕相处久了，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唐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描写羊大了要卖掉，路四万般不舍的场景，“他坐在一块山石上，默默地抽着一袋烟，蒙上羊的眼睛，让羊自己走，他害怕看到羊的眼神。而他的眼中，却已潮湿得落下水来。”

下午3时许，告别路家，一路下坡，到达这个场景所在处，唐先生指点比划着，给我们讲了那个羊与人相别的那个画面，4时许，光影正好，原本说要合影留念的，咏梅摘下眼镜擦起泪来，一时走不出那个感人的情景。

唐夫人又在前方相催着，说路途还远，不好走，不能多留恋，要赶在天黑之前下山。急步紧赶，6时许总算全部下山了。

摄制组的年轻小伙子们，真是敬业。一路扛着摄影机和航拍器上山下山，真是辛苦了。为了赶进度，他们还要到先生家里的书房采几个镜头。

先生的家，早通过先生和诸位卞下文人的文字，刻录在脑中中了。这一次来，只是做个验证，如同到太行品味《云中牧》的现场一样。确切地说，山下的书房，其实是一个小太行，山石、山树、山花，哪一样都不曾少，不同的是，多了各种文玩字画，哪一件都应当有一个美妙故事，更重要的是，书房中有先生大半生读书之路的印迹，满屋的图书，发表的作品有三大箱，著书也有厚厚一摞，能够读通读懂，够我用尽一生的经历。用尽一生，能得先生胸怀笔墨之一二，也不枉先生用心的栽培了。

有幸跟随先生在山上书房体会《云中牧》的玄妙，又在先生山下书房体验文房清趣的美妙，实在感到无限荣幸。

拍摄告一段落，已是晚上9时，唐先生请张国声院长在附近小饭店安排了浞面相慰饥腹，当然少不了小饮两杯，席间谈笑风生，唐先生挨个把大家夸了一番，先生给我的“颁奖词”是“有趣”。我懂先生的意思，这个“趣”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逗趣、闹趣，是灵魂站在一定高度以后的自然状态，用先生的话说：“艾荣是有一定境界的，是可以沟通，可以交流的。”这真是个很高的评价，我自知还达不到先生说的高度，但我会努力向云中攀登的，不负先生期望。

云中，是的。先生的高度在云中，先生的书房在太行。

## 七律·咏古城(外一首)

□史东林

洹水之滨不夜城，霓虹斗彩映天明。  
琼楼座座凌空矗，车马匆匆踏月行。  
龙柏枝虬千簇绿，紫薇花绽万丛红。  
古道名胜祥瑞荡，千里殷商起大鹏。

## 念奴娇·林州夜咏

赤乌西坠，望家山如壁，高入幽穹。  
到处琼楼争错落，但见牖户晦明。巷陌交通，人来车往，彩练又飞虹。卧龙湖畔，醉闻箫鼓琴鸣。

难忘此地当年，沟深云路险，乡僻民穷。猎猎红旗擎峭壁，壮志石破天惊。“四曲高歌”，披荆斩棘，光耀写一城。复兴追梦，且看隆虑称雄。

## 西行小站(外一首)

□冷子

楼房斑驳，烟火熏烤着的  
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倾斜  
熟悉的人和大街  
在车窗一闪  
一帧就翻过了，起初的人间  
留住的故人，风化的站名  
都相互铭刻，除了今天的阳光  
还有车过小站  
时间的一次回音

## 远山

想告诉你  
这塔，是用刀刻出来的  
树木葳蕤，是画出来的  
树上鸟巢里的鸟鸣  
是阳光洒出来的几粒  
刀是钝刀，钝刀刻江山  
你想不到那些牵连不断的  
撼上风起，连绵在远方  
还有秦腔高亢，纠缠不休  
积雪碾上  
雪落在塬上，积在塬底  
一卷水墨  
林木密布，远山迢迢  
阳光拖不动这壮美  
我风尘仆仆  
趋光趋闻，投奔一片清明  
翅膀扑棱棱响  
飞，也紧贴着黄土

# 在茶的清香里放逐日子

□徐慧根

每天我在一杯菊花茶的随笔里放逐思想  
用茶的熏香 驾驭斗室的舟楫  
聚集起如水文字大军 攻城略地  
日子就像茶韵一样温馨 任性精致

每天我在一杯菊花茶的袅袅清香里翻越日历  
深耕一个人的未来  
静养一个人如烟的往事  
袅袅茶香 让纵横捭阖的真性情  
收复与内敛自己

每天我在一杯菊花茶的香气里搜肠刮肚  
把紊乱了的生活方寸 重新找寻回来  
让过河卒子一样的文字  
与山水为师 与大地为伍  
重新塑造自己

每天我在一杯菊花茶的馨香里闲庭信步  
赶赴一场场命中注定的风景  
俯身接近草木 万物  
驱赶四季与游子怀乡的快马  
将心灵一次次拔高

有时候我会在一杯菊花茶的清香里品史诵经  
浏览两鬓花发的历史  
勾兑内敛庄严的光阴  
看朝代疆域有时一味偏安  
有时遭饕密集却充满败笔

每天我就在一杯菊花茶的温馨里铺开日子  
喂一口茶水 让菊花茶的香气  
灌入身体的柔软 洗浴肠胃  
以收复古国疆土的方式  
沉香入体 吐字为诗

菊花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的茶水  
喂一口 花与茶就入定脏腑了  
祛风邪 净心灵 让心海纳百川  
让我用日子的随笔 提万里春风  
横渡一个诗人的余生与残局

山谷的溪流 (油画) 高健作

